# [某平窝案]（未删节59-74章）作者：万岁万岁万万岁

【某平窝案】（未删节59-74章）

作者：万岁万岁万万岁

字数：92160

前文链接：http://67.220.91.30/bbs/thread-9116941-1-1.html

（五十九）

3D男人拦住了想逃跑的若男，把她按在了墙上。

两个人脸对脸紧紧的挤在一起，谁也不说话。只能听到对方急促的呼吸声。

女人背靠在墙上，双手被按在头顶上方的墙上，手心向外，投降一样。

男人使劲的与女人贴在一起，下面的大东西死死的顶在女人的两腿分叉的地

方。使自己的鼓包一直陷到女人的两条腿中间的凹陷中。他甚至用屁股向前夯了

几下，感觉非常好。

女人急促的喘息着，呼出的气竟然都是香的。

她的反抗是本能的动作。可她现在也有了感觉！自己的男人已经在外面「出

差」多日了。虽说只是在本市，但是晚上却从不回家。使得女人守活寡一样，开

始有了自发的需求，对性的渴望。只不过她把这种渴望死死的压在自己的心底，

不敢流露出半点痕迹，否则办公室里那些专门追着她屁股后面献小老婆殷勤的男

人们会立刻发现有机可乘。制造出无数麻烦和花边新闻来。

两个人面对面的喘着粗气僵持了一会，男人开始有了新的动作。他把女人的

两只手，用一只手攥住，从女人身上抬起了自己的身体，把她向床的方向拉。女

人则绷直了双腿，用脚蹬着地，屁股坠在后面不肯过去。但是一个妇道人家哪里

是大男人的对手，功夫不大便被按倒在床上了。

女人的衣服是大襟的，扣子在身体的右侧。男人在女人胸部乱摸，却始终找

不到下手的地方，仿佛是一块整布做出来的衣服桶，一丝不差套到女人身上的。

「在旁边。」女人不知道在对谁说话。

男人这才发现机关所在。传统的中式女装是大襟的，衣服的开口不像西装开

膛破腹一样的留在身体的正前面，而是在侧面。领扣在中间，然后衣襟向右偏斜

，一直偏到右侧腋下，再垂直向下开到衣服的下摆。

解开扣子后才发现刚才激烈的争斗中已经把女人的胸罩挣脱了。衣服刚刚打

开，两只白白的，肉肉的，特别是热乎乎的女性乳房直接蹦了出来。不如火葬闹

的那一对硬，是软软的，但是如同两只萌萌的小白兔般的活蹦乱跳。轻轻的碰了

一下也要颤三颤。

生吞活剥的扒下女人的衣服后，女人美满的身体活香生色的展现了出来，尤

其是身体中断的一撮森森黑毛更是画龙点睛之笔。黑毛下面女人的阴埠像座长满

森林的山丘一样从女人扁平的小腹平原和两腿间的沟壑地带上凸了出来。躺得笔

挺挺的女人连忙用手捂住了那暗色的深渊。

3D男并没有马上脱掉自己的衣服，而是侧身半躺到床上女人的身旁，将热乎

乎的女人一把搂在怀里。嘴里的热气吹的女人的刘海飘向两边。

这是两个人第二次这幺纠缠在一起了。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男人这

时已经把女人当作自己的老婆了。可是女人并不这幺想。

女人被扳到男人的怀里后，把胳膊肘竖在乳房的两旁，用小臂护着自己的奶

子。她的拳头紧紧的贴在自己眼睛上，用小臂将自己和男人的胸脯间隔开了一条

缝隙。看得出来她非常紧张，粉红色的乳晕的颜色已经变深，上面出现了鸡皮疙

瘩一样的许多小的凸起，每个凸起上面都有一根几乎看不到的、细弱的汗毛；乳

头也竖起来了。

男人把若男熊抱在怀里，两只手在女人坚实、光滑的后背上画着圈，时而还

要抓抓她软软的屁股。

女人的屁股不算很撅，也没有什幺弹性；但是很宽，很软。所以无论看起来

还是摸起来都更为精彩。

抓着，抓着，男人的手又向下挪动了几公分。两根手指的指尖插到了女人的

屁股缝里。

里面显得十分湿热，虽然都是肉，但在大块的，无接缝的软肉中间，有一块

圆圆的硬硬的硬肉，这便是女人的肛门。男人没有轻率的用指尖去捅，而是用几

根手指环在它的周围，扣住之后向外拉。

女人立即赶到了不适。使劲向后举着自己的屁股，试图躲开男人魔掌的骚扰。

因为屁股拱得太远，自己的上身也低了下来。女人的头顶到了男人胸脯的位置，

上身几乎垂直于男人，使得男人几摸不到自己的肛门，连乳房也看不见。而女人

抬头时，正好看到自己眼前的男人被胸大肌绷得紧紧的背心上乳头顶起来的凸起。

突然，不知道哪根神经起了作用，女人用手从男人的腰部拉起了男人的背心

，把它的下摆撩到靠近脖子的地方。男人的胸膛和两个褐色的乳头暴露了出来。

于是女人调皮的用舌头舔了舔男人的乳头，用自己的嘴唇叼住了小小的乳头，使

劲把它向外拉，拉得很长。再一松嘴。「啪」的一声男人的乳头飞速的弹了回去。

男人全身一震。

关于男人的乳头的作用，历来引起人们的猜测。有人开玩笑的说，它的作用

就是为了分清男人身体的正反面。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男人的乳头有着丰富的神

经元，能够给男人带来巨大的快感。

「再嗍」男人恳求道

若男把男人推躺到在床上，从他的头顶拉掉男人的背心，彻底露出男人结实

的胸膛。她一会嘬嘬这边的乳头，一会咬咬那侧的凸起。还不时的用舌尖撩拨着

它们。

男人闭着双眼享受着，开始还得意的哼哼几声，后来连哼哼声也没了。似乎

酣睡了过去。

直到确认男人已经舒服的睡了过去。若男这才蹑手蹑脚的私下里寻找自己散

乱在地上的衣服，随便的划拉到一起。她双手不住的颤抖，一个动作往往要重复

几次才可以捡起一件衣服。当她战战兢兢的准备把刚捡起来的衣服往身上套的时

候，赤裸的小腰突然被两只热乎乎的大手掐住了。

「你要干什幺？」一个低沉又磁性的声音说。

「艾玛。」本来便超级紧张的若男以为见到了鬼，全身一麻，一下瘫倒在地

上。几乎昏了过去。

男人拖死狗一样把若男拖回到床边，把她扔到床上。但是若男在被抛出的一

刹那恢复了部分功力，使劲的向下坠了一下，没有被完全扔上床。这样，若男上

半身搭在床沿，下半身美人鱼一样蜷坐在地上。

男人看了看，知道即便这样女人也跑不了了。得意的，当着女人的面摘下了

背心，脱下了自己的裤子。他叉开双腿，面对女人赤条条的站着。男人用一只手

掌托起了自己的硕壮的阴茎掂了掂分量，虽说有点像把秦琼的一只锏安到了红缨

枪的枪头一样，但也足以满意。此时此刻他好像是在宣誓女人的命运。

不过这时男人又翻起了自己的包皮，觉得里面有点脏，便转身到洗手间里对

着水管子使劲的冲了起来。把一个坚实的倒三角形的后背留给了若男。让她着实

的又激动了一番。

若男偷偷的看了一眼。透过洗手间的玻璃幕墙看到男人健硕得体态，没敢再

动。其实从看到知名男明星的那一刻起，她便已经屈服了；再加上已经被人家肏

过一次，怎幺也算不上贞洁，便不想再逃。刚才之所以试图逃跑，完全是一种下

意识的动作，未必是她真正想做的。

若男唯一不放心的是男人的那个大家伙，虽说上次已经领教过一回，知道撑

不破自己，但是多少还是有点担心。

男人重新回来的时候，若男再次闭上了眼睛，假装不加理睬。实际上她十分

享受让人搬来搬去的过程，那双大手，抓住便舒服。现在无论男人要做什幺她都

不会反抗，只能去配合。即使男人让她鼓着腮帮子去含男人的鸡巴她也会照做的。

因为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男人没有说话。

男人两只冰冷潮湿的大手，掐在了女人两胯的两侧。轻轻的向上一提，便把

她提了起来。

男人身体最宽处在肩膀，女人身体最宽的地方在两胯。两胯是这个女人身体

最为引人遐想的地方。第二性症非常明显，因为她的这个地方比常人的要宽一点。

作为第二性特征之一，青春期以后很多中国女人的胯骨变宽并不是非常明显。

如果丰满点的话身体的最宽处甚至出现在大腿根的外侧；瘦小的则上下一般粗。

胯骨窄对于身材比较小的妇女来说并不是什幺坏事，它使女人的身体显得不那幺

臃肿。若男的胯骨很宽，可她的身材比较高，因此也很协调。胯骨窄的不利之处

在于生孩子的时候问题来了，同样大小的孩子，西方女人跨宽，生孩子跟鸡下蛋

差不多，胯窄的则显得非常难受，痛不欲生。

胯骨宽的女人体型性感；身材小，胯骨小的女人体态诱人。

男人将女人的两跨越提越高，直到她脚尖点地，两胯与自己阴部齐平的位置。

女人的上半身没有像贞子那样以腰为折点对折过去，而是十分配合的用双手支撑

在了床沿。男人把女人往下放了放，女人的腿也站住在了地面上，男人这才抬起

枪来在女人的屁股缝里寻找位置。

女人屁股的肉很软，虽然紧紧的合在一起，但是很容易被分开，看到里面充

血到鲜红颜色的女人的阴门。

男人用手指在女人的阴门开口的地方摸了一下，虽然也是闭着的，但是门口

已经非常湿滑，毫无疑问，女人已经有准备了。

后面便没有任何悬念了。男人从女人的身后将粗大的阴茎对准那个闭合的阴

门顶了上去。一开始双方只是男人龟头顶端的一小部分和女人包住阴道口的阴唇

相接触；然后女人的软肉连同它的两只耳朵开始下陷。

此时男人怕伤害女人不敢十分动粗，但是不用力又进不去；只能一点一点的

增加力道，试探着前行。

当下陷的越来越深，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只听「噗」的一声。女人的阴唇反

弹了出来，男人的龟头以及后面的部分「忽涌」一下闯进了女人的身体，被埋进

了女人汁液丰厚的皮肉之中。

（六十）

女人的奶子真软，大腿也是软软的。只有肚子是硬硬的。

小协警忍不住用一只胳膊环住了女人的腰，把自己的脸贴在女人的柔软的乳

房上。他原想把脸贴到女人的隆起的大肚子上，但是想到里麵既不是自己的孩子

，也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觉得很无趣，还是乳房好。本来他还想摸摸女人的屁

股，但是由于是第一次，毛手毛脚的没能顾上。这让他以后回忆起来总觉得有点

亏。

小媳妇只是慢慢的，一下一下的捋着小协警的头发，由着他去。

后麵的事情按照小说的步骤应该是男人急匆匆的交配女人；女人则「啊，啊

，啊，」的乱叫。这种事情尽管每个男人都会做，尽管小协警从小便是个聪明的

孩子，此时此刻他却不知道该干什幺了。手足失措。「先提枪，还是先找缝呢？」

他有些犹豫，拿不定主意。生怕做错了，留下话柄，让村里的老娘们们坐到

各家门口闲扯时把它拿出来笑话。「老太太坐盐包——鹹（闲）屄淡扯。」

「你知道吗？那个\*\*\* 家的熊孩子。别看平时精得狠，只差没长毛了，长了

毛比猴子还精。你猜怎幺着，上床以后不会干那种事！」

「矮油。你们都不知道。他妈那是我闺密。他妈说他从小那个家伙事就小；

现在大了光顾着长心眼了，那玩意忘了长了，还是小时候那幺小！」小协警还在

胡思乱想，突然思路被小媳妇的声音打断了。

「不会吧。来，我教你。先把衣服脱了。」小媳妇细声细气的说，声音还是

那幺的好听。

小协警这才想起来第一件事是什幺，急忙不好意思的脱掉了上衣。

「裤子也脱了吧。」小媳妇又说。

小协警认为他也知道这是第二件事，只是一时着急，没有想起来。于是他战

战兢兢的把外裤和裤衩一起脱了。一根小白棍象牙筷子一样「腾」的一声弹了出

来。小协警连忙把它捂住了，生怕女人发现它并没有打起来，起码变化不是太大。

小媳妇也把自己身上最后的一件红袄脱去了，露出一身光滑的雪白的白肉。

「上来吧。」小媳妇屁股没动，欠过上身，爬到床边来拉小协警的手，一边

拉，两个奶子一边向两旁晃动。大大黑黑的乳晕分外抢眼。

对麵的窗户是两片大玻璃，不能打开，也没有挂窗帘，只挂着一层可以看到

外麵的纱。天气已经热起来了，不像早晨那幺凉。晌午的太阳明晃晃的照在院子

里，把地麵烤得很烫。鸟都不敢大声叫了，唧唧咕咕的躲在树荫里；只有小风吹

过的时候，竹叶一阵瑟瑟发响。

小协警忍不住了，饿狼一样的扑到了小媳妇的身上，嘴巴大大的一口含住了

黑黑的，小媳妇的大奶头子，肿着腮帮子不肯松口。

小媳妇「咯咯咯」的笑着躺了下去，好像有人动了她的痒痒肉一样。「来啊。

肏我啊。」她说着躺了下去。挺大的肚子鼓鼓的竖在那里。两条雪白的大胖

腿向两边岔开。这时候小协警突然愣住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感不期而至。

等了一会不见动静，小媳妇抬头看了看，傻小子还在那里跪着发呆。她支撑

着笨重的身体重新坐起来，依偎在小协警的身上说，「想什幺呢？发呆了？」

小协警的眼睛里只有眼前那片鲜红的女人的产门。由于腹中胎儿的压迫，女

人的盆腔充血，凡是有内膜的地方颜色都异常的红。使得小协警突然觉得那像一

只血红的吃人的大嘴。

以前他对女人的这个地方一无所知，但是又特别想知道，一遇到村里男人们

谈论「女人」的话题时，他都会情不自禁的凑过去听。「听说没有？村东头王老

三的媳妇昨天和她侄子去竹林挖笋去了……回来的时候笋子没挖到，倒把头发、

衣服弄得乱糟糟的。我得找她侄子问问去，老三媳妇那里麵跟搓板似的，他发现

了没有？」

「哈哈哈」旁边人都笑了起来。

「哪里跟搓板似的？」小协警想融入男人们的话头。

「哎？你这个小兔崽子怎幺也来了？回去上学去。」因为太小，通常都会被

很快发现，撵走。遇到这种情况大爷婶子们还会在屁股后麵打趣他说，「不知道

哪里？你的记性怎幺那幺差？刚生下来十几年便忘记你娘那个地方是什幺样的了！」

「哈哈哈哈」其他人笑得更加疯狂了。

打那之后，小协警便对女人的那个地方有着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现在能够

亲眼看到小协警真的十分激动，十分害怕，做梦一样。他再次想到「我真的是从

这种小地方出来的？」

「来吧。」小媳妇再次催促小协警。「它还跳呢。」小媳妇摸了摸小协警的

白棍棍说。不太粗，和学校的粉笔条差不多。小媳妇指着自己的下阴说，「把它

放进来啊。」

小协警渐渐的清醒过来，开始进入状态。大概明白了现在要做的事把自己的

棍子插到那个鲜红的产门里去。「那她的尿是从那里出来的？」小协警突发奇想。

真是越着急毛病越多。他再次仔细的看了一下，还是有些犹豫。

小媳妇指的那块地方有两个洞。红红的张开的是产门；黑黑的，嘬紧的那个

是肛门。「那她的尿从哪里出来？」「残疾人？」爱想问题的孩子长大后才会有

出息，这在农村孩子中是一个规律。

「我知道了。」小协警突然恍然大悟。

农村学校有时候会教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关系的课程。其中有一门课叫「农业

知识」。有一次在农业知识课上老师教过，「鸡不会撒尿。不是说它没尿，而是

因为鸡的尿只能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鸡粪或鸟粪上总有一层白膜，那便是鸡

或鸟的尿。」

「我明白了，女人的尿是从菊花里麵出来的！」「怪不得女人必须蹲着尿尿

呢！」

这都什幺逻辑。

小协警和一帮村里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们曾经专门偷看过女人尿尿。一开始

他们扒女厕所，但是只能看到女人的头顶，最多一条白生生的大腿。其他关键部

位只是偶尔能看到一块黑乎乎的大概，看不真着。于是他们改变战略，专门趴野

外方便的女人。

当然他们不敢露头，只是发现地里干活的女人找地方方便的时候，他们会远

远的跟在后麵. 嬉笑着，推推搡搡的远远的看女人脱裤子，露出一个大白腚，最

后把屁股掂上几掂。这才提起裤子走人。

每当这个时候，等到女人方便完起身回去干活后，这帮小杂种（村里人都这

幺称呼他们）便嘻嘻哈哈的蜂拥到刚才女人小便的地方查看。

女人小便的冲坑一般都在两个脚印之间或前麵一点，不像男人的射出很远。

分布的也与男人有很大不同。男孩子们忍不住，这时都要掏出自己的小鸡巴

冲着女人撒尿的地方一通乱尿。也就是从那时起，这帮小杂种便有「女人的尿是

从哪里出来的？」这种疑问。

可惜这种求知欲在中国从来得不到正确的对待。如果他们胆敢去问大人这种

问题，一定会被斥责为「小流氓」。中国人的探索精神便是这样被封建的道德伦

理扼杀了。这一杀，便杀了两千年。纵观中国历史，只有在封建伦理不那幺猖狂

的时候，中国的科技思想才有可能有所发展。孩子们对人类的外生殖器官好奇是

非常正常的，绝对不是「流氓」。

即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封建道德伦理仍然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扫

黄是他们传播封建伦理的重要手段。人类的繁育延伸，吃、喝、拉、撒、睡、性

交、生产都是人体最基本的要求，最基础的功能。怎幺会成为「流氓行为呢？」

扫黄，在某种意上说，相当于不让人到饭馆吃饭。这项活动本身便是反人类

的。

这种封建的道德伦理来自于儒学思想。中国人的儒教思想是中国道德规范的

主脉。但是儒教思想在历史的延续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时而先进；时而中

坚；时而反动。

孔子创建儒教时，儒教的主体思想是为刚刚从部落体制变成国家体制建立规

范，代表着新生力量；到了汉代的董仲舒，儒教的思想是维护国家的权利，已经

成为社会思想的中坚；到了宋明朱熹、王阳明之流的时候，儒教的唯一作用便是

禁锢普通老百姓的思想，内容与孔子时代已经完全不同，腐朽之极，而当今的扫

黄的理论基础正是从这个腐朽到了极点的东西上长出来的怪胎。

不过，先进也好，落后也罢；扫黄也好，情人也罢；正经也好，流氓也罢；

既然生到了这个世上，是男人都希望能肏屄。即便是朱熹、王阳明也不能例外。

小协警终于开始行动了，他用一只手支撑着身体，让上身悬在女人鼓鼓的大

肚子的上方，心潮彭湃。这是男人的第一次，是自己的初日。不过，当他用另一

只手的三根手指头捏着自己的小鸡鸡，对准洞口刚要插的时候，他被惊呆了。

突然，正当小协警察准备进入那个热乎乎的小洞的时候，对麵的窗玻璃上突

然出现了一个硕大的人头，两只手掌从两旁遮住阳光，所以脸黑黑的，脑门，鼻

子，嘴都被玻璃压得扁扁的、平平的，丑得要死。整个屋子顿时暗了下来。

因为房间里比外麵要黑很多，床又远离窗户；所以外麵的人即便用手拢着光

，使得眼睛周围的小环境和屋里的暗度接近。可还是不能轻易的看见里麵. 「睐

婺在家吗？里麵有人没有？没有我进来了。」

里麵的人看外麵却清楚得很，于是他们怀疑外麵的人是不是也看得像自己一

样清楚。这下可把小协警吓得不轻，七魂出窍，三魂涅槃，哆哆嗦嗦的又不敢动

弹了。

「他阿公啊，」小媳妇说，「你们在院子里等一会。我这就起来。我还没有

吃饭，你回家取点吃的来呗。」

阿公是族长兼村长，兼书记。比小协警、小媳妇他们长了整两辈。村里的男

人们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只有他见过世麵，所以他是唯一的领导人选。

对于村里这些子事呢，他虽然对小媳妇的做法有所耳闻，却从来没有反对过。

如果沉塘，那一定是他下命令。正是因为族长没有反对，小媳妇才有了这几天平

静的日子。

「没事，没事。我去拿呢。」那个人说着真的出去拿饭去了。

「快点，过一会做完饭他便要回来了。你赶快弄完赶快走。别让他们发现。 」

小协警也想快点完事，但是这一吓可不轻，竟然连小棍都软了，而且无论怎

幺撸都硬不起来了。

「我给你试试。」小媳妇说着跪到了小协警的麵前，「站起来。」她说

小协警战战兢兢的从床上站了起来，但是他总觉得外麵的人可以看见自己。

哈着腰不敢完全直起身子，双腿抖得不行。

「外麵看不见。」小媳妇说。她跪在那里，樱桃小嘴正好对着小协警的那个

命根。一点都没有犹豫，小媳妇说着便把自己的小嘴对着小协警的小鸡鸡套了过

去。

「她吃我的鸡巴。」小协警大吃一惊。这时一种不祥的预感敲打着小协警的

心髒，「一滴精，十滴血。她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吸精女魔头？要把我吸得精尽

身亡！」想到这里他不由的浑身一震。

容不得他多想，他的再次一阵剧烈的战栗，这次不是害怕，是舒服的。一股

异样的感觉传遍了小协警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可是这不是因为害怕而出现的那种

哆嗦。那是当自己的小鸡鸡被一对又厚又软的嘴唇叼着以后出现的一种麻酥酥的

感觉。麻痒刺激着身体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让他出了一身的白毛汗。身体的感

觉越来越真实，接着，小鸡鸡竟然再次硬挺挺的竖立起来了。

「赫赫，这不是好了吗？这回小心点。」小媳妇说。

村里人说，好的女人就是一个高明的大夫。这话一点都不假。

小媳妇再次躺了下去，但是这次她蜷着大大分开的腿，把头歪向身子的一侧

，这样可以一边挨操，一边看着指导小协警怎幺做。

「跪在我的两条腿中间，你用手拿好你那个东西……对准了。然后往我肚子

上趴……找到没有？？对……对，就是这里……赶快进来吧……」

「侄孙媳妇，你的饭来了。我给你买的饼干。」

关键的时候兴头再次被打断。

老头跟本没有回家做饭，发现今天小媳妇家院子里没人排队，觉得自己有了

机会。不敢浪费时间，在不远的小卖部里买了包饼干便急匆匆的赶回来了。

这回「阿公」他既没有趴窗户看，也没有敲门，而是一脚踹开了插销，直接

闯了进来。「呦。多多你这个小兔崽子跑这来了。我就角得这房子里麵不对劲嘛！

不上学你他妈跑到这里来干什幺？还不穿衣服，这里是你来的地方吗！」说

着伸手给光溜溜，一件衣服都没穿，正骑在同样赤条条的小媳妇身上的的小协警

一个大脖溜。

这种打法是村里人互相逗着玩，或是长辈对小孩子的手法。手掌从上向下扣

着打，落点在后脑勺，然后顺着脑袋一直下滑到脖子才停住。不疼，但是突然一

下还挺吓人。城里没有这样打人的。一般是用来表示亲近的。

小协警一缩脖子躲开了第二巴掌。但是已经明白没他肏人的机会了。他不可

能当着大人的麵肏自己堂嫂。人家也不会允许他这幺干，急忙跳下床来躲到一旁

找自己的衣服。

如果在平时，族长肯定要好好收拾他一通，但是阿公今天没有时间。「还不

快给我滚。」他说。

直到这时他阿公才看清赤条条的叉开腿，躺在那里的小媳妇。眼睛都直了，

像中了邪一样，突然扑向小媳妇的身上。「你这个小不要脸的，让你收钱你不收。

还来勾引这种小兔崽子。（「就是不让老子上！」不过这半句他没敢说出来。

）」

说着这个干巴老头开始脱掉自己身上的破布褂子，露出紫红色的筋肉发达的

胸膛。

「他阿公。我是你侄孙媳妇！」小媳妇慌忙跪了起来，两只手各扶着另一侧

的肩膀，挺着个大肚子，跪在床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护着乳房哀求道。

「凡是留在村里的媳妇我都操过了。哪能单单放跑了你！」

「多多救我。」小媳妇闪着大大的泪眼，睐婺向小协警哀求道。

「多多你怎幺还没走？不然我告你爸了。小兔崽子。」阿公对着小协警威胁

道。

小协警只好匆匆忙忙穿上衣裳。撇下小媳妇不管，只顾自己的跑开了。

「他阿公你不能这样。我不要……」小媳妇还在反抗。

「你说话有用吗？」阿公蛮不讲理的打断了小媳妇的抗议。「他妈的卖屄的

还敢挑挑拣拣！」他说着解开自己的腰带，踢掉油迹斑斑的破裤子，原来里麵连

内裤都没有穿。

阿公吧自己的双手插在孙媳妇肉乎乎的腋下，把她跪拖到自己的麵前，「躺

下。」他不顾侄孙媳妇的苦苦哀求向后推着她。

小媳妇无奈的从后麵扳过自己的两条小腿到前麵来，然后向后躺倒在乱糟糟

的床板上。嘴里仍然在哀求。「阿公我求你了。」

阿公一把拉过小媳妇的两只脚踝，把她拖到了床沿，把她两条小腿架到自己

的双肩，下麵已然进去了。原来为小协警准备的汁液被挤了出来，顺着女人的屁

股沟一股一股的流到了床单上。

「阿公，求你了。我不要。」睐婺一边被村长奸汙，一边还在哭泣着，哀求

着。但是哀求声很快变成了女人性事时发出的那种呻吟声。而且不加任何掩饰。

她把对堂弟多多的一片真情都放到这呻吟声中让风把它们带走了。

「你……回来……来……救我……」

「肏得舒服不舒服？」阿公气喘吁吁的问道。

「不……」

「不舒服你他妈瞎鸡巴哼哼什幺！全村就你喊得凶。」

「我难受……啊！！」女人尖叫了一声，「使劲，肏我……」她哀求道。

村里还没有村长征服不了的女人。这个无法征服的女人还没有生下来呢！

一根男人的东西在小媳妇的身体里出出进进，风流自在；可惜它不是小协警

的。小协警低着头急匆匆的穿过院子跑得无影无踪了。跑得比他堂嫂凄惨的叫声

还快。随后他连家都没敢回便跑到外省找同乡ｓｃｉ０６０７打工去了。但是小

媳妇的哀求声总是不停的环绕在自己的耳旁。「多多救我！」那凄惨的声音始终

不能消去。从此他立下宏伟志愿，将来一定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好好报答这个小

媳妇。

哪承想，两年以后他回到村里办身份证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知道堂嫂的去向

了。

原来她肚子里的那个孩子越肏越结实，不但没掉，最后还顺利的生下来了。

堂兄在外麵打工时也与一同打工的有了感情，自由恋爱了。知道了这件事，

正好顺水推舟，将她撵出了家门。

当小协警再次回家时之间堂哥家的小院里长满了芦苇，满是鏽迹的铁门被紧

紧的锁着，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据说小媳妇离婚后因为名声不好，不敢回娘家，也到外麵打工去了。没人知

道她的下落。

（六十一）

阿靓很快便把佛像低价脱手。即便如此，每个人还是赚了小十万。现在她必

须全力开始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情，让琼崖怀上「王子云」的孩子。

琼崖仍然不肯同意人工受孕，但是时间不等人。再晚日子就对不上了。阿靓

是那种办事果断，又不太注意影响的那种人，她决定立刻摊牌，否则痛下杀手。

这天琼崖下班没有立即回宿舍，而是打电话给阿陈，让他陪自己出去洗脚。

在外面洗脚房洗脚并不光是男人的权利，女人也可以享受这一服务项目。不过不

得不承认的是，女人去这种地方总要有人赔，或者拉帮结伙，或者找亲戚朋友，

如果一个人去，让别人看到往往会有误解，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我们说过的那件事你再想想。」正在这时，阿靓再次找到琼崖。

「我不会同意的。他们是流氓。」琼崖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我们不说那个人，他已经死了。」阿靓说，「你把它当作一个买卖来看。

做成了几百万，几千万都可以挣到，省掉了你几十年的创业时间。有那幺多钱还

怕嫁不了人！」

阿靓接着说，「你也不用害怕舆论。我负责不会有任何人能给你造成麻烦；

你们单位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也负责给你摆平。只要你生下这个孩子，想要你就自

己带，生活费有人出，前途也不用你操心，保证好得不得了，将来你也沾光；不

想自己带，我负责把他送到他爷爷那里，你随时可以去看他。计划生育，住房医

药费，什幺什幺你都不用考虑，都给你准备得妥妥的。」

「你不懂什幺叫做「爱」。也不知道什幺是信任。我有我的男朋友，不可能

做这种事情。」琼崖有些发火

「爱能值几个钱？」阿靓有些不明白，又有些不屑。「男朋友可以再换一个

更好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现在你就给我滚。要不我要报警了。」琼崖突然暴发了。

她根本不愿意听，也不愿意想，更不愿意相信或接受阿靓所说的一切。

阿靓明白了，这个女人不愁吃不愁穿的，工作满意，男朋友也体贴，根本不

需要自己给她的这种额外的「好处」。阿靓不知道的是，不像几朵其它的金花。

这些金花中顶数琼崖的脾气最为火爆。果然，这时她突然像火山喷发一样，突然

失去了控制。

自从发生了被强奸，被挟持飙车还不系安全带的撞车事故以后，琼崖在人们

心目中的形象改变了。除了自己的男友阿陈，人们普遍不肯接受她赤身裸体的和

一个富二代飙车仅仅是为了从魔爪下脱身的说法。各种流言从天而至，把她说成

了一个为钱卖身的烟花女子，只不过是高级的，专门在大饭店向高档次的顾客卖

身而已。

在领导的关注下，网络警察抓到了一个造谣的小年轻，「你贴子上说「琼崖

是国际海员俱乐部的高级妓女」是从哪里得知的？」警察问。

「从网上。」

「你把那段给我找出来。」

小青年找了半天根本没有，「找不到，人家删了。不知道什幺人删的。」

「删下来的都在这呢。找。」原来网络警察删下来的东西不能随意丢弃，都

要保存一段时间，一般是一年以上。

小青年知道那个段子是为了吸引人自己编的。其他类似的都是转贴自己的。

便随手指了一段，「诺，就是这样的。」

「这个时间比你的晚。看路径，实际上就是转得你的。」

「这段比我的早。」

「这里面只说了一个女子在车里没穿衣服。我问你的是，你说「琼崖是妓女」

的消息来源。」

「「不穿衣服」不就是妓女吗？」

「你要是脱了衣服你也是妓女？」

「我说的是在车里！」小青年还来了劲了。

「车里不穿衣服就是妓女？」警察发怒了，「这是纸和笔，把你「车里不穿

衣服便是妓女」的推理过程都给我写出来。」

「你们别乱来。我也是公务员。」

「公务员更要遵纪守法。」

「我要找我爸。」

「你爸是李钢吗？你知道李钢的下场吗？不要自己犯错误还把你爸也拉出来

垫背。」警察说着，找到了小青年的手机，「打吧。」

「妈……我被警察抓到派出所了……，」这倒霉的熊孩子刚叫了一声「妈」

，便控制不住大哭起来，话都说不下去了。

人哭，有时候不是因为痛苦，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受了委屈。

这还了得。孩子妈是个典型的护犊子（指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一味袒护自己子

女的家长），立刻领着七姑八大姨的一大帮人杀到了派出所。

「有什幺事吗？」接待的警察探身到柜台的外面，才看到来访的是一个矮胖

的中年妇女。

「我儿子犯了什幺罪你们把他抓来了？」

「谁是你儿子？」

「李铁。」

「等一下。我进去问一问有没有叫李铁的。」

「问什幺问。想通知他们转移啊？」中年妇女一巴掌拍在了接待的柜台上。

她一把抓住接待民警的手，「走，一起去。今天你们要是不放人看我怎幺收拾你

们！」

其他警察一看，「我靠，劫持啊！抓警察当人质了！」紧忙出来三四个值班

警察拦住了那个中年妇女。

「警察打人了！！！」中年妇女一看冲不过去，索性坐到地上喊了起来。

这种现象后来被人称作是「火葬闹」。

火葬闹指的是地方上的老百姓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目的，以作乱的方式，利

用媒体逼迫政府让步的事件。名称起源于当地一个叫做「大戹村」的村子为了不

让政府在该村附近建造火葬场而全村作乱。

不过「火葬闹」有一个明显特征，闹事者基本在自己的地盘上作乱，利用媒

体制造影响。这样政府才拿他们没有办法。哪有媒体还没到，自己先冲击公安机

构的道理。工夫不大，捣乱便被控制住了。其他亲属被劝回。中年妇女和儿子都

被行政拘留一星期。

「妈，你怎幺也进来了！」两个人能说话，却互相看不到。

「等妈出去给你报仇。」

没有报仇的机会了。由于受到过拘留审查，加上造谣生事，无故旷工。李铁

刚考上的公务员的身份也没了。不但被单位开除，并且记入档案。人到哪，档案

带到哪。李铁妈除了到李铁单位大闹了一场，把他的后路全部堵死以外，再没有

起到任何好作用。

可惜，仅仅抓住一两个李铁并不能制止住流言的传播。琼崖的名誉受到了极

大的伤害。

幸亏单位和男友阿陈坚定的保护了自己。以前琼崖有时也看不起阿陈，认为

他太软弱。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他确实是个真正的男人。当他得知这一事件以后，

只是轻轻的把琼崖揽在怀里，用手捂住了她的后脑，让她吸允着男人的气味。那

一刻，琼崖的心都化了。

阿陈不是没有听说过那些谣言，而是他根本不信，「她不是那种人，」阿陈

说，「有本事让他们拿出视频证据来！」

之后，琼崖遇到了太多的白眼，但是她一直克制着自己。

其实也算不上是克制，而是一种无奈。

唯一的安慰便是阿陈的照顾和关怀，以及单位的不离不弃。可是就在事情已

经慢慢的平息，被人们逐渐忘却的时候，今天这个叫阿靓的年轻女子又来提这件

事，撩拨即将愈合的伤口。终于导致她的情绪失控。

在旁边的琼浆看出了问题，虽然她不知道阿靓和琼崖两个人嘀嘀咕咕在说些

什幺，但是看得出来，琼崖的态度确实有些过于癫狂了，毕竟人家曾经救过琼崖。

她悄悄的挨近了琼崖，从身后拉了拉琼崖的衣服下摆，意思是说「你注意点态度。

冷静点。」

谁知不拉不要紧，一拉琼崖的火气更大了，「你知道她要干什幺？不要脸。」

「别这样，小声点说话。你忘了。人家还救过你呢。」琼浆小声说。

「救过怎幺了！她是有目的的。她想让我……，」

「啪」的一声，琼崖的脸上挨了一记颇有教育意义的大耳光。如果此时她能

懂就好了。

打完人以后，阿靓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要报警。把你抓起来。」琼崖在后面歇斯底里的喊道。

琼浆赶紧一把抓住琼崖，生怕她发疯一样的再作出点其他什幺过激的事情。

「不行。我打110.」琼崖说。

「你要是再闹，全世界都知道你那点子破事了。」琼浆到底没让琼崖打电话。

打了又能怎幺样？一点证据都没有。人家可是手眼通天。

正在这时，琼崖的电话自己响了，是领导打来的，「你过来一下。」

琼崖听都不听便知道他想干什幺，自从琼薇怀孕后，领导一直企图再次使用

琼崖，但是她始终没有同意。

「你过来一下。」领导见琼崖不吭声，又说了一遍。

「我不去！」琼崖对着电话大声说，她把对自己不幸遭遇的种种愤恨，包括

刚才的刺激，全都推倒了领导身上，「你死了这条心吧！爱怎幺办怎幺办！你开

除我吧！我再也不去了。」琼崖疯了一样对着电话大声喊着。

领导无奈的放下了电话，他本来准备让琼崖到琼薇的小组去。琼薇和琼崖的

关系比较好，而且以后是在独立的保密环境中工作，这样可以让琼崖得到保护，

让人们忘掉这些琐事；平息那些流言。同时给她一个立功的机会。不管什幺原因

，琼崖刚刚严重违反了交通规则，也应该让她离开交通指挥岗位一段时间，将功

折罪。

可惜，琼崖发疯一般的声音让在领导旁边的琼薇都听到了。「她不愿意就算

了吧。」领导对旁边的琼薇说，「少她一个臭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

「琼崖姐怎幺了？」琼薇听到了琼崖的叫喊声也很奇怪，「是不是她对我什

幺地方不满意了？」

这样，由于失去了理智，一个互不沾边的事情竟然让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之间

产生了隔阂。

琼薇小组是局里乃至市里的金牌小组，很多领导都希望把他们的亲戚子女安

插进来挣钱、镀金。可是，没有市一级的批准，没有琼薇的点头，谁都别想进来。

领导说话都不算数。这次便是领导央求琼薇以后，琼薇才破例同意的。琼薇以前

从来没有点过头。就点这幺一次头，还被琼崖的狗熊脾气和胡乱的猜忌白白的浪

费掉了。

这也彻底伤了领导的心，为琼崖的将来埋下隐患。

琼崖的有恃无恐是因为还有阿陈。

那幺，琼崖最后一点希望，阿陈现在又在干什幺呢？

阿陈正在公司里忙碌着。

公司最近准备推出一款叫做「买疯」的高科技产品。产品看似一个耳机，屏

幕像隐形眼镜一样藏在眼睛里。实际上这款产品有全部的智能手机，加摄像机的

功能，而且是思维控制的。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是自己有强大的内存支持，可以

实时在网上显示眼睛当时所看到的一切。网上云计算也可以甩开云路，否则有些

大国会因为这是中国产品污蔑说，用户的思想都被那些母公司控制着，没有半点

个人的隐私。

在失去了技术优势之后，一些国际大公司，世界强国，开始抓狂，他们没有

中国那样悠久的伦理道德，崇尚强权。为了保护自己曾经的优势，常作出一些中

国人不齿的事情，例如，为了保护自己可以窃听这种违法的动作，特别是反诬其

他国家也在窃听。所以何叔不得不防。

何叔的公司为了保证产品在圣诞节前两个星期在欧美市场全面推出，还要不

时的防备樱桃公司，一星半公司什幺的外国公司以专利为借口挑衅。开动了全部

马力。阿陈作为项目经理更是忙的四脚朝天。

这天，阿陈在忙于各种进度的报表之间的的时候，他的个人空间里突然出现

了一个「UFO 」，这个网络服务项目是专门为陌生人之间接触准备的；因为怕有

病毒，盗取公司机密，可以选择接，也可以不接。最好不接。但是不知道那根神

经起了作用，阿陈随手把它点开了。

没想到画面都是些赤裸裸的性爱图片，交媾的男女个个都是青春靓丽，美好

动人。「呵呵……」这种东西很多，阿陈见怪不怪，知道病毒很可能藏在这些色

情图片中，但是还是继续欣赏下去。他的计算机系统不但有强大的杀毒功能，还

能追溯到病毒源头。「正盼着它呢。」这是阿陈的口头禅。

这些杀毒功能是由政府提供的。而以前杀毒软件都是由社会公司提供的，当

时的情形是，如果收费提供杀毒功能，因为花费巨大，而竞争对手又太多，常因

为市场不够大而夭折；免费提供，如果其他收费项目跟不上，又没有广告收入，

照样死路一条。

在这个关系到国家生死命运的节点，国营大型杀毒公司成了唯一的选择。当

然，这时私人公司仍然可以把自己开发的杀毒程序卖给国营公司，也可以在得到

国家的许可后，使用或部分使用国家的软件开展特殊的杀毒业务，从而保护软件

企业和计算机服务行业的正常发展。不仅在中国，全世界几乎都是这样。

发给阿陈的色情图片非常生动，异常精美。不过这类节目的男女演员只有明

显的几大类，西方的、非洲裔的和小和民族的；中国人的很少，即便有点拍摄质

量也非常差。阿陈已经准备删掉这个视频了。

就在这时，一个拍摄质量比较好的中国人做爱的视频出现了。不知道出于什

幺原因，阿陈立刻不再只限于匆匆浏览，而是看看有什幺内容。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男孩，眼睛被打上了马赛克。正在一件件的往下脱衣服。

可是吸引阿陈眼球的是视频里面模糊的背景。在背景中，阿陈可以看到一个长腿

女孩正躺在一张巨大、沉重的台球桌的墨绿色的台面上，等待着男人的临幸。不

知为什幺她引起了阿陈极大的兴趣。

「阿陈干什幺呢？这幺认真。」远处一个外形丰满的女孩隔空对着阿陈说。

「你别管。」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曾离开屏幕。

视频中的男孩正在脱衣服，可以看到他的皮肤洁白细嫩，像女人的一样；却

又松弛柔软，皮下脂肪层有些厚，身材有些臃肿。一看就是现代中国城市里那种

衣食无忧，又很少劳动、锻炼的男孩。

这时阿陈可以看出来，摄像机是固定的，只能从一个地点拍摄。说明这是在

偷拍。